

台湾 老兵

——口述实录，我在台湾四十年

◇ 于 秀 著

◇ 河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台湾老兵/于秀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人民出版社, 2000

.1

ISBN 7-202-02637-6

I. 台… II. 于…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2706 号

长篇纪实文学

书 名 台湾老兵
著 者 于 秀

责任编辑 李剑霞
美术编辑 李 欣
封面设计 阿 斗
责任校对 张三铁

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1
字 数 229,000
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10,000
书 号 ISBN 7-202-02637-6/K·649
定 价 1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序..... (1)

台湾老兵·周云亭 (1)

在山上躲了七天七夜，他还是没能躲过那场灾难，离开家时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，这种思乡的煎熬使他在 78 岁高龄时铤而走险，绕道菲律宾、香港回到祖国内地。由于这时距台湾当局开放“民众探亲”的政策还有几个月的时间，周云亭老人因为此举还被台湾当局列上了黑名单。

台湾老兵·曲光镛 (21)

要说老兵，曾经是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员的他当之无愧。可在抗战时期，抛家别妻投身革命的他，从来没想到会一走就是 44 年，他离家时才刚刚 22 岁的妙龄妻子与他再度重逢时已是七旬的老人。

台湾老兵·刘先生 (41)

女儿的房间收拾得很漂亮，睡衣和拖鞋都准备好

了，冰箱塞满了好吃的东西。可 80 岁的老人没有等到女儿进门的那一瞬间，本来是一次难忘的父女相聚，没想到却成了永诀。

台湾老兵·薛贵存…………… (63)

17 岁时，躲在树林里的他听不得只有三个月大的妹妹的凄惨哭声，当兵去了台湾。59 岁时，为了同 80 岁的老母团聚，提前 6 年退休，尽管损失了 200 万人民币，可他说见到了老娘，值。

台湾老兵·朱恒生…………… (85)

在台湾形单影只过了半生，几次托人回祖国内地寻亲未果的他，想到了初恋的情人。1989 年，68 岁的他带着当年那个姑娘留给他的一双布袜返回上海，咫尺天涯，两个年过花甲的老人终于在 40 年后重圆那个繁华旧梦。

台湾老兵·何知春…………… (107)

17 岁他当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者，参加了国民党部队。当部队要开拔到台湾时，他为了逃回家乡跳进了大海。可是，救他的船仍是往台湾撤退的军船。

台湾老兵·施存成…………… (129)

带着妻子走上军舰的那个瞬间，他回头望望在奶奶怀里只有 60 天大的儿子，以为这次同每次一样，只是一次普通的执行任务，可是直到 1989 年回祖国内地探

亲前夕，他才明白自己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。机票是随着他的灵柩一起烧成灰的，妻子带着他终于上路了。

台湾老兵·栾锡三 …………… (153)

第一次回来，他陪老伴说了一个月的话；第二次回来，得了老年痴呆症的老伴听他说了一个月的话；第三次回来，老伴走了。40年后的相聚，他跟老伴呆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过两个月。

台湾老兵·王恒文 …………… (173)

1999年7月4日，他回来了，走了整整50年，她也等了整整50年，77岁的他告诉76岁的她，他在台湾已经有了一个太太，三个儿子。但是，他仍然想要回来看看，因为这儿是他的家。

台湾老兵·孙茂亭 …………… (193)

叮嘱还有两个月就要生的妻子注意身体，他拿起铁锹走出家门，26岁的他不知道那个早晨会让他从此与妻儿分离，这一走又不知道是哪年哪月了。

台湾老兵·李承乾 …………… (215)

13岁的妹妹，八个月大的女儿，31岁的丈夫，29岁的她在那一刻必须选择其中之一。最后，她选择了跟着丈夫走，她对着岸上抱着她八个月的女儿的妹妹喊：“我去安顿下来，就回来接你们。”可这一别却从此人海两茫茫。

• 9 •

台湾老兵·刘 寿 (235)

回来见到娘的时候，她老人家 82 岁了，人已经有点糊涂。问她我是谁，她摇摇头不说话，好像是认不出来了。可是我要离开家再回台湾的时候，她用不知道积攒了多长时间的钱，给我买了一包水果糖，让我带给台湾的孩子们。娘啊，接过糖我望着眼神仍是直直的亲娘哭了。

台湾老兵·范春旺 (259)

一个名字，两个兄弟。为了已经成家的哥哥，16 岁的弟弟顶着哥哥的名字飘洋过海去了台湾。从此，海峡两岸共用一个名字的两兄弟生死难相知。

台湾老兵·荣心和 (281)

面对 67 岁才做新郎的他，我笑着问那位刚做了新娘才两年多的她，如果再有战争，你会不会等他 50 年或者更长？她的笑容消失了，喃喃地反问我：“你在开玩笑？”

台湾老兵·陈明礼 (305)

老伴离开人世的时候，用尽最后的力气握住了他的手，像是在对他抱歉，“我先走一步了。”抱着老伴凉起来的身体，他拼命地哭，老伴啊，我回来了，你又走了。

后记 (335)

在山上躲了七天七夜，他还是没能躲过那场灾难，离开家时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，这种思乡的煎熬使他在 78 岁高龄时铤而走险，绕道菲律宾、香港回到祖国内地，由于这时距台湾当局开放“民众探亲”的政策还有几个月的时间，周云亭老人因为此举还被台湾当局列上了黑名单。

台湾老兵·周云亭

周云亭，
山东青岛人，
91 岁；1949
年从青岛港去
台湾，时年
40 岁；1987
年 1 月转道菲
律宾、香港回
祖国内地后定
居，时年 78



岁。

采访时间：1999年8月16日。

采访地点：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夏庄镇。

本来是一次难得的度假，可在去年的12月份便开始策划有关“台湾老兵祖国内地寻亲”选题的我，一到青岛，便把儿子扔在宾馆的客房里看电视，我找到青岛市台办，洽谈采访台湾老兵的事情。

因为青岛市在解放前是个非常大的港口，又因为当时国民党撤退时从这里带走了66000人去台湾，还因为青岛是我的老家。听父亲讲，我们家里就有当年被带到台湾，至今没有音信的远房亲戚，所以，选择青岛作为采访地是我很久以来的心愿。

事情进行得特别顺利。很快，我就和台办的工作人员开始了与台湾老兵的接触。

他们当中遭遇各有不同，归宿几乎也不相同。有的家人还在，妻子儿女给他们一个回祖国内地定居的喜悦。有的几十年孤身一人在外漂泊，叶落归根也只有自己独立门户。更有的在台湾娶妻生子，大陆的家也枝叶茂盛，两边的家让他们偌大的年纪在台湾海峡上空穿梭，跑得好辛苦。

在我采访的二十几位台湾老兵中最小的67岁，年龄最大的已经91岁。

虽然周云亭老人不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台湾老兵，但是91岁的他，冥冥中让我有太多的牵挂，脑海中几乎装了一个世纪

的沧桑的他，实在是一段历史的见证，更何况为了早日回家，他舍弃了所有的一切。在我采访的许多老兵中，几乎每个人都会在一年中的某个时间，收到台湾寄来的“饷银”，也就是类似退役补贴类的一笔钱。数额大约在 5000—3000 美金之间。

而因为早回来了几个月，又是没有通过登记偷偷回大陆的，在台湾当了十几年兵的周云亭老人没有这个待遇。

可尽管如此，老人最喜欢提的事儿仍是那句：“我回家的时候正赶上过小年。”

8 月的青岛美丽而惬意，与满街都是慵懒的度假者相比，我们坐在青岛市城阳区夏庄镇周云亭老人家中的交谈有些过于沧桑，可这正是我想要的。

我是 1949 年从青岛港被带走的，当时我已经 40 岁，家里四个孩子，老大是个女儿 12 岁，老二老三老四都是儿子，他们一个 9 岁一个 3 岁，最小的那个只有 6 个月。

当时兵荒马乱的到处在抓兵。为了躲避我跑到山上藏了七天七夜。那时候庄稼地都荒了，山上也没什么好吃的，我每天饿了就挖野菜吃，渴了喝山沟里的水，直到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，便跑下山来准备回家看看，谁知走到半道上便被国民党带走了。

那时我们大概有几百个人吧，都被送上停泊在青岛港的船上，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来到了台湾。

在台湾经过一番整编，我被编进了正规部队，又很快被运到海南岛，那时候战争打得很凶，很多人都死在了那里。我们这些人被打死的倒不是很多，主要是北方兵到南方有些水土不服，再加上整天靠吃烂菜叶充饥，许多人都病倒了。我也算是

死里逃生才又随撤退的国民党部队回到台湾。

那时候家里根本不知道我的音信，是死是活他们到处打听也没有人知道。

我老伴带着四个孩子像塌了天一样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地里没有收成，她只好拖着几个孩子东家借西家赊，家里少了我这个顶梁柱，那日子就根本不知道咋往下过。

我在台湾这边也度日如年。

刚开始时还数着日子，总觉着很快就能回家。可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两岸关系也一天天紧张，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，到了后来我甚至连是哪年哪月都懒得去记了，糊涂比清醒着好，一想起家里活蹦乱跳的四个孩子，我心里就针扎般地痛，我不在家种地，他们吃什么？

在台湾的部队里一呆就是十几年，出来时正是壮年的我，退役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。这十几年在兵营里就是混了个一日三餐，什么积蓄也没有的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找工厂打工，人家嫌我年纪太大，手脚不利索，不肯要我。想做个小生意又没有本钱，从部队里下来，我几乎要流落街头了。

这时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，我进了天主教堂当工友，每天擦擦、洗洗，扫扫院子，干一些清洁的活儿，这样我才总算有了栖身之地。

与青岛海边的喧闹相比，乡村的午后显得格外寂静。偶尔有蝉的鸣笛却显得更加悠长、寂寥。91岁的周云亭老人回忆起往事来显然有些吃力，可他话虽有些迟缓，但思维是相当明晰的。毕竟，一辈子经历过的事情相信他至死也不会忘记。还

有哪些人会比他们遭遇的更多。

我端起放在老人面前的茶杯，却看到老人布满老人斑的手又点燃了一支烟。不知是老人的手有些颤抖，还是烟雾本来就是跳跃的，在那淡淡的雾霭整个笼罩了老人的时候，我想起了青岛海边那座久久矗立的“石老人”。

那也是一个盼归思亲的老人啊！

我在天主教堂安下身来以后，便开始想家里的亲人都不知道怎样了。

十几年来我音信全无，我不知道老伴和四个孩子能不能还在等着我回来，不知道自己的老爹老娘是否还健在，不知道儿子的死活，他们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牵挂。

那些日子，每当夜深人静，我便跪在“上帝”面前痛哭流涕，我要仁慈的上帝帮帮我，已经步入晚年的我别无它求，我只要能知道家的消息，对于回家我根本想都不敢想。

那时我已经是 70 多岁的人了，想到自己来日无多，再拖下去我可能真的要在台湾终了此生，我心里就一阵阵害怕，毕竟我曾经是有家有儿女的人啊，我不甘心自己就这样像个孤魂一直漂泊在外，就是死我也要回到家中。一股这样的念头使我再也无法忍受教堂里平静的日子。

那会儿每逢做礼拜就会有一些教友留在教堂久久不肯散去。他们当中有很多是退下来的老兵，也有一些老兵的家属，在无法抑制的思乡中，有很多人信奉了天主教，把自己交给了“上帝”权作一种感情的寄托。而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，则成了这些无依无靠的老兵们互相联络交流的机会。

由于个性内向，也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大，对这种聚会我从

来不怎么关心，可是，有一次我发现他们特别地神秘，出于好奇我凑了上去，才知道他们当中有的人已托国外的朋友给家里捎去了信，并且，也得到了家里的回信儿。

当时由于台湾当局控制的特别严，这种事情要是让他们知道了，有时会被抓去坐牢。

所以，大家伙对这种事儿格外小心。因为我在教堂里做工友多年，那老实本份也是出了名的，老兵们都知道我这把年纪，不用说也是被想家的苦痛折磨了这么多年。

我当时一听说有的人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同家里取得了联系，我的心里像被电击了似的难受。

我不知道是该羡慕还是该嫉妒人家那些已和家里联系上的老兵。那些天夜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一闭眼睛便是老伴拉着四个孩子站在村口等我。

我走时才六个月大的儿子，现在想必也长成了大小伙子。想到我这个当爹的对孩子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尽过，我心里就愧疚的受不了。

那时候我的烟瘾特别大，一天三盒烟都不够，只要没事我就要手里点根烟，要不心里就发慌，就没着没落的。

我知道自己是想家想狠了，是在糟践自己，有时候倒真觉着死了比活着好，上帝说人都是有灵魂的，我想也许死了的人魂可以飘回家去，那我宁愿做个自由自在的鬼魂，也不要这样受生死别离的煎熬。

当时我真是这样想的。

也许是因为经历的太多，已年逾古稀的周云亭老人讲话一直是比较平淡、缓和。

我懂得那些饱经风霜的心灵，有一种淡漠，不是因为麻木，而是因为承受。

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流离失所中，周云亭老人所遭受的打击可能远远超出了他的叙述。因为曾经百般无奈地独自承受这一切，所以，他对往事会有一种坦然。

但那绝不是一种忘记。

尤其是他说到自己在当时甚至想到生不如死时，我发现他深深陷下去的眼眶里转动着晶莹的泪水。

沉默使我们之间的空气凝重起来，录音机在沙沙地空转着，可我无法去关掉它，我怕那“啪”得一声响。这样会让沉浸在往事的追忆中的老人受惊。

窗外一只鸟儿扑楞楞地飞过去，老人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似地说：“那会儿我们这些老兵真的还不如一只鸟儿自由啊！”

就这么在对老家的朝思暮想中，我过了75岁的生日，又过了76岁的生日。

77岁那年，我生了一场大病，要不是教堂里的教友纷纷凑钱把我送进医院，恐怕我也活不到现在。

年岁一天天大了，身体又垮下来，出了院以后，我已经什么活儿都干不动了。

教堂是慈善机构，像我这样孤独无依的老人，他们也不忍心把我赶到大街上去，只得让我躺在教堂后边的木板房里，每天打发几个修女给我送点吃的。

那时候说实在的我是在躺着等上帝来带我走。前边教堂里的风琴一响，我就闭上眼睛，默默地跟着唱，每当这时我就感觉灵魂已经脱窍，它在空中飘呀飘，很快便过了台湾海峡，可

是家在哪儿，我找不到，因为一切都变了样，一切都已经让我认不出来了。

尽管这样我仍觉得一阵轻松，毕竟我是到家了，我不会再像个孤魂一样在外面飘来荡去。

就这样那些天我几乎都吃不下东西了，我知道我在放任自己求生的欲望，一心想随上帝的召唤而去。这时候，一个给我送饭的修女站在了我的面前。

她说：“周兄弟，你要振作起来，不能就这样放弃生命，毕竟活着才能做你想做的一切。”

我当时并不认识这个修女，因为我们那个教堂很大，几百个修女我不可能都熟悉。

可她们却几乎人人都认识我。因为，有的修女从她们一进教堂，我就在做工友，直到几十年后，她们也老了，我还没有离开教堂。

时间长了，有的修女便知道了我的身世。

当她们知道我40岁离家，70多岁了还从来不知道家里的音信时，这些心地善良的修女总要忍不住地一边在胸前划十字，一边为我祈祷。

自从我病倒以后，修女们不断结伴来看我，我知道她们是出于怜悯和同情，看到我真的一天天颓废下去，终于，有个修女站了出来，她说她有教友在国外，也许可以托他们给我往家里带个信儿，至少让家里的人知道我还活着。

这个修女的主意让我打起了好好活下来的精神，我开始强迫自己吃东西、吃药，我想也许真的有上帝被感动的那一天，我要用自己的双脚走回家去。

1986年的春天，就在我刚刚能够下床扶着教堂的栅栏一步一步走到院子里去的时候，那个修女拿着一封信找到了我。看看四周没有人，她悄悄地对我说：

“恭喜你，周兄弟，你家里来信了，太太和孩子们都在盼着你回去呢。”

看得出当时这封将近40年才接到的家书，的确让周云亭老人几乎枯死的心田有些苦尽甘来。

自从采访开始，一直不断地抽烟却没有喝一口水的他，把手伸向了茶杯，抖抖索索中我发现他其实根本不像是要喝水的样子，他把茶杯放在嘴边，实际上是想掩饰因为强忍泪水而瘪进去的嘴唇。

分明我看见几颗大而混浊的泪珠悄无声息地滴进了茶碗里。

好一段时间，老人才又重新恢复平静的叙述。

当时拿到修女偷偷塞给我的家信，几乎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，我没有再扶那些栅栏，几步便走回了教堂后面——我栖身的木板房。

跨进房门，我什么都没想，“扑腾”便跪下朝着老天磕了三个响头，我想这都是上帝的仁慈，老天的怜悯，才让我这个几乎要死的人终于等到了家里的信儿。

把那封家书紧紧地贴在胸口，仿佛搂着我那些孩子们。

12岁的女儿，9岁、3岁的儿子，还有那个只有6个月大的小不点儿，我走时他还在他娘的怀里吃奶，如今，都该娶媳妇了。

虽说那会儿我们也很穷，我自己种着几亩薄地，勉强能够养家糊口。

可那时我们毕竟是个家啊，孩子吵大人闹的，像个过日子的样子，谁成想我会一下子被带到台湾，直熬到头发都白了仍是回家无门。

那天晚上，是那个修女戴着老花镜，一句一句地给我念的家信，高兴的地方她会给我重复好几遍，可让我难过的地方她就停下来，看看我的脸，才慢慢地念给我听。

修女走了，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，逐字逐句地回忆信的内容。眼泪不知不觉地浸湿了枕头。这时教堂的钟声响了，一声沉过一声像是敲在我的心上，听到这凄凉的钟声，我再也控制不住，竟放声痛哭起来。

我哭我那老伴 40 年来一直守活寡似地撑着那个塌了天似的家，哭我年老的双亲终于没有等到儿子的消息。

最让我伤心的是我那两个最小的孩子，他们都在我走后不久相继夭折。

我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，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上哪儿去为危在旦夕的孩子求医讨药。

我跪在床前，为我两个死去的孩子默默祈祷了很久，我希望以此来忏悔，来请求孩子们的原谅，是我这个当父亲的没有尽到责任，可这一切又岂是我能够选择的。

知道了家里的消息，我开始想那个过去从来不敢想的回家的梦。

这时候我发现自己口袋里空空如也，几乎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，我沮丧极了。

几十年来，靠我在教堂里做工友的这点收入，我除了自己能吃饱饭，又何曾有过几文钱的积蓄。

而且，我们这些老兵在发现回家无望之后，大多数都是过着一种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，根本想不到要为将来打算。

面对家里盼我早日回家的呼唤，我真的有些近乡情怯了，我不知道出来飘泊了 40 年仍是一无所有的我，如何踏上归家的路，如何给家里的妻儿老小一个交代。

这时我又托那个修女给家里捎去第二封信。

信的大致内容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：我告诉老伴，我的身体尚好，能够自己行动，也十分想念她和孩子们，只是因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，台湾这边控制很严，我一时想不出回家的办法。再者说我几乎没有积蓄，就是有回家的机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，毕竟，我觉得自己该对家里有些补偿。

很快，老伴的信儿也捎回来，她在信里说，家里的生活早已与以前不同，女儿、儿子都已结婚成家，儿子还给我生了三个孙子，地里的收成不错，粗粮早就不吃了，每年收的小麦吃不了还要卖给国家一些。老伴劝我早点回家，她说：“你七老八十的人了，还在外面游荡什么，要是图钱的话，俺们娘几个干吗非要等着你回来。你只要人回来，饭就有你吃的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我也年纪大了，难道你真的要让我在走之前见不上你一面？”

记得当时那位修女在念这封信时，眼泪劈哩叭啦地掉，我也忍不住泪流满面，从那时起我就不再犹豫，拼了老命我也要奔回老家，已经 78 岁的我真的不想再这么熬下去了。

那时海峡两岸仍然是没有什么松动。尽管祖国内地这边在